



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116

文天祥

圖印翻勿請

有 所 權 版

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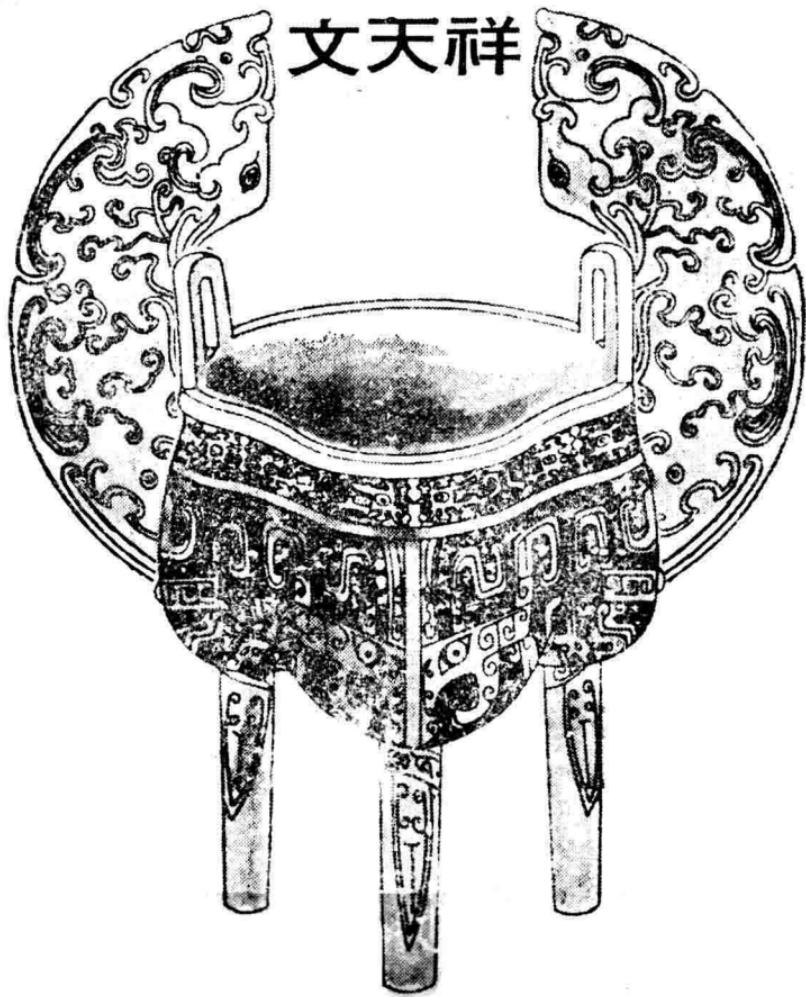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
天祥

主作插出
編：梁湯陳
圖版：名人出版社有限公司
北安和路三三三二二九九一
電話：七〇三三二二九九一
郵政信箱：三六六六六六六六
通訊地址：臺北郵政第96號
——
發行人：林李
法律顧問：
印 刷：臺中市興洋樹
業字第雅江印一旺獻
一八二刷律律
八八六
號號廠師師章

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

1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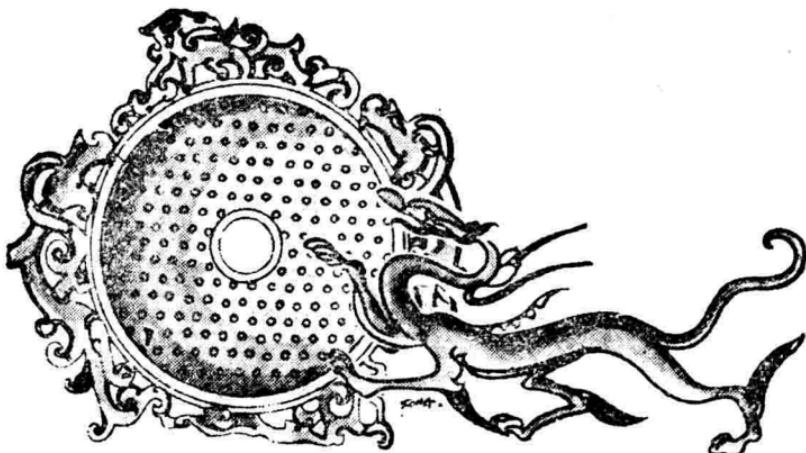
文天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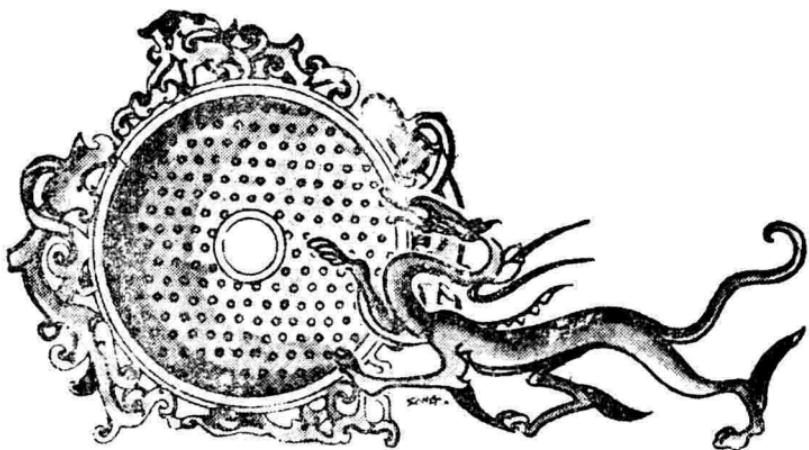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

文天祥

富田村的少年	五
狀元及第	三
宦海	二
賈似道專權	一
國難見忠奸	四
黑暗的朝廷	四
唯一的曙光	三
烏雲密佈	二
血戰五木	一
陳宜中誤國	六



風雨飄搖時	七三
北議談和	九
孤臣無援	九
賈餘慶賣國求榮	八九
患難見真情	八六
京口脫險	一九
謠言害人	一四
荒山寒夜奔二王	一四
山河破碎	一三
五坡嶺蒙難	一七
被執北去萬里行	一八
壯哉成仁	二〇三
後記	二七
年表	一一一



富田村的少年

就在文天祥出生的當天晚上，他的祖父夢見一個小孩子，從層層的彩雲間，乘了一朵紫色的雲，緩緩而降。祖父醒了過來，正是小孫子呱呱墮地的時候，祖父於是將他取名爲雲孫，字天祥。

他悄悄地降生在江西省文山山腳下的富田村，這是一個美麗的村莊，隱藏在重重青山之中，村中有溪水流繞。只可惜，他是降生在這個多災多難的朝代。

當年，金人把宋人逼過了長江，此時正值偏安江左的南宋時代。朝廷上下，似乎只圖過一天算一天，一看北方沒有什麼動靜，也就漸漸失去了鬥志。雖然也有少數人懷抱著收復江山的雄心壯志，但是孤掌難鳴，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。

就這樣苟延殘喘了一百三十多年，此時，北方的金人已經被新興的蒙古人打跑了。蒙古人並不滿足現況，太宗窩闊台正派遣他的兒子，準備進犯南宋。對偏安的宋朝而言，這正是暴風雨前的寧靜。文天祥悄悄地降生了，生在這片刻的寧靜中。

小天祥生得白白淨淨，眉清目秀，恰似一個小天使，非常討人喜歡，富田村的人都很疼愛他，他不但小時候就長得俊秀可愛，長大之後，更是英姿煥發，即使到了四十四歲，被押解北上的

時候，沿途的人們，都還爭著瞻仰他的風采。

文天祥的家庭，可真是書香門第。爸爸文儀，村子裏的人都稱呼他革齋先生，喜歡讀書，更喜歡藏書。偶爾寫寫文章，雖不是當時的著名作家，但也頗受村人的景仰。

革齋先生總是親自教自己的孩子讀書寫字。天祥是老大，他的二弟天璧，字季萬，個性和哥哥不同；老三霆孫，乖巧伶俐，很得爸爸歡心；最小的四弟名漳，跟天祥差十六歲。

他們兄弟四人，擁有一個很幽靜的書房，署名竹居。革齋先生最愛竹子，家中的庭院幾乎成了一片小小的竹林，書齋便是建築在這一片綠意之中。

革齋先生愛書成癖，祇要遇見有價值的書，就算典當衣服，也要把它買來。

兄弟們受了他的影響，自幼徜徉在聖賢書中，終日手不釋卷，所以在二十歲以前，就已經有很好的根基，除了經、史、子、集之外，還懂得天文、地理和醫卜之類。

文天祥十八歲的時候，家人鼓勵他參加鄉校的考試。於是天祥來到縣城，這種初階段的考試，對他來說並不困難。他一試而中，這也是意料中的事。

既然到了縣城，就不免要去看一看香火很盛的鄉賢祠。顧名思義，這鄉賢祠供奉的都是鄉裏的名人，有歐陽修、楊邦義、胡銓，和周必大等人。

進入鄉賢祠，就有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。大家的臉上，似乎都顯示出，能够與這些被供奉的人同鄉，真是無限光榮。

文天祥看著看著，心中有說不出的羨慕，突然發現他們的謚號都有一個忠字：歐陽修謚文忠、楊邦義謚忠襄、胡銓謚忠簡、周必大的謚號是文忠。

當鄉人從身邊走過，文天祥却被這個忠字感動了，他站在那裏，眼中充滿淚水，有一股激盪，使他立下了誓言：「死後，若不能和他們同列於鄉賢祠內，便算不得是大丈夫。」

文天祥回家以後，益發努力研讀先賢聖道。尤其對歷代精忠愛國者，更是欽佩嚮往，時時想抱著「微斯人，吾誰與歸」的心志。

這時候，蒙古人已開始入侵宋朝邊境，湖北省的隨縣、鍾祥、安陸、沔陽等地區都受到威脅。時局的緊迫，對那些麻木不仁的人，並沒有什麼影響；但是對文天祥來說，却激發了他忠君救國的愛國思想。怎樣抵禦外侮，怎樣使國家强大起來，這是文天祥衷心盼望的事。

眼看兒子已經是二十歲的成人了，革齋先生便對他說：「你自小就跟著我讀書，雖然我們並不是什麼達官富人，但是爸爸已經把所有的都給你了，你今年也已滿二十歲，爸爸希望你能到外面去看看，吉州（今江西省吉安縣）有個白鷺洲書院，聽說是江萬里先生主持的。江先生的學養、人品，都非常受人敬重，如今創辦了白鷺洲書院，必定是想提拔後進，為國家培養人才。」

「既然爸爸希望我去，能够到外面見識見識也好，不知道二弟要不要跟我一道去？」

「季萬差你一歲，還未成人；何況他讀書不及你專心，我看還是留在家裏，爸爸還有很多東西要教他呢。」

「那麼我什麼時候動身前往白鷺洲書院？」

「縣城到底是離我們鄉下有一段距離，明兒一早就去吧，免得到時候趕路忽忙的。」

第二天，天剛破曉，文天祥便揹著書箱，離開富田村，趕赴縣城去了。走了大約三十里路，經過一個叫冷水坑的地方，天祥覺得有點累，看到前面正好有家旅店，便走向前，坐在門口的大

青石上。這時候，天還很早，路上沒什麼人，天祥索性把靴子脫下來，好好的休息休息。

正當在那兒沈思之際，忽見一位白髮老翁，那老翁似乎已經在一旁站了很久了，他手裏拿著長掃帚，很親熱地向文天祥打招呼：「早晨很冷，請到我家去吃一點東西吧。」

天祥想想既不是親戚又不是朋友，於是婉言說道：「老先生，謝謝您的好意，我休息一下就要上路了，怎敢叨擾您？」

「敝姓胡，就是這家旅店的主人。你進來坐坐，吃一點東西，不會耽擱多少時間的，何況趕路也是很辛苦。」

「我只是一個過路人，跟您並不認識，您爲什麼待我如此親切呢？」

「少年人你有所不知，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，在夢中，我看見一條飛龍在我家門口的大石上脫爪，這正是你現在坐的這塊大青石。夢境非常清楚，我覺得一定有原因，所以清早起來，就拿著掃帚，把這青石打掃乾淨，然後站在後面等著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。少年人，你器宇非凡，而且也應驗了我昨夜的夢，你就是那條飛龍，更履不就是脫爪嗎？我想這位少年人，絕非平凡之輩，日後必定大富大貴，到那時，願你垂憐我家。」

文天祥聽他說完以後，也覺得很湊巧，便滿口答應了這位老翁。

天祥去到白鷺洲書院還不到一年，吉州就要舉行鄉貢的考試了，於是他又匆匆返鄉。考上貢士，才有資格參加京城的會試。文家的三兄弟，早就開始準備鄉貢的考試。

沒想到就在考試的前一天晚上，三弟霆孫竟然得急病而死。在悲痛中，兩個哥哥還是勉強參加了考試，而且都考中了。



放榜的那一天，季萬對天祥說：「大哥，我們兩個都考中了吉州貢士，爸爸的心情應該比較寬慰些吧！」

「霆孫突然去世，這對爸爸來說，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打擊！」

「是啊！爸爸平常最疼三弟，尤其三弟的身體從小就不好，爸爸媽媽總是特別照顧他。」

「可憐霆孫才十六歲，死前深恨懷才未試，在紙窗上寫著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』……」

「大哥，您別說了……」

天祥、文璧傷心地哭了起來，革齋先生正好在這個時候走進書房。

「爸爸，您……」傷子之痛，使得父親更加憔悴，才幾個月的時間，好像已經衰老了好幾年。

「兒啊，京城的殿試是什麼時候？你們可不要耽誤了行程啊。」

「爸爸，您放心，殿試在明春三月舉行。」

「殿試之前還有會試、院試，你們還是早做準備吧！三年一次的大考，可要好好把握。」

「爸爸，看現在的情形，我們是走不開的，二弟和我一走，家裏就少了兩個人，我們怎麼放得下心呢？」

「天祥，最晚年底以前要到京城去，何況從我們家到臨安，少說也要半個月才到得了，不如趁早上路。」

「我們不願在這個時候撇下父母，兀自外出尋求功名，還是過一陣子再說吧。」

就這樣一直拖延到十二月中旬，不能再拖了，爸爸催他們趕路，兄弟倆想出了個兩全其美的辦法。

「爸爸，您跟我們一起去吧，這樣我們可以朝夕侍奉，沒有後顧之憂。而且，您也可以借此機會到外地散散心。」

「也只有這樣了，時間所剩不多，我們就從山路去吧，雖然辛苦，但是比較快些。」

從廬陵（今江西省吉水縣東北）的富田村前去臨安（浙江省杭州縣，南宋建都於此。）有兩條路可走：一條是水路，從鄱陽順長江東下，一條是陸路，經過上饒、金華。他們父子三人是採取後一條路線，雖然路程較近，但是翻山越嶺十分艱險。

這天，他們翻越玉山，季萬叫苦連天地說：「爸爸，我實在走不動了，我們在這廟裡休息休息好嗎？」

於是，父子三人停了下來，坐在廟旁一邊休息一邊吃乾糧。正好有一位仙風道骨的僧人出來，便延請他們進去歇息。

當他們離開時，這位目光炯炯的僧人，對革齋先生說：「您這個大兒子，體貌豐偉，是一個相當傑出的人才，日後必將成為一代偉人，但這或許不是您一家之福！」

父親聽了，認為這話很奇怪，心裏且喜且懼，於是寫信回家，報告了這件奇怪的事。

狀元及第

父子三人於十二月十五日動身前往，總算在年底的時候趕到了行都臨安。臨安就是那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的杭州。自從宋朝遷來江左，以臨安爲行都，至此已經有一百多年了。京城裡，熱鬧的地方可多著呢，文璧似乎很喜歡這片繁榮的樂土，不久便熟悉了這裏的環境。

從皇宮的北門和寧門直通到朝天門外清和坊，南至南瓦子這邊，北到中瓦前面，這一帶叫做「五花兒中心」。顧名思義，五花八門應有盡有，尤其是金銀舖子、大錢莊和匯兌局多集中在一條街上。還有個「珠子市」，是各種的批發行號。

再往前走到中瓦，就到了市場的中心，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戴的，一切日用貨物，在這裏都找得到，整天都有成羣的人來來往往。此外還有許多「瓦舍」、「勾欄」，聚集著演雜劇的、講平話故事的、唱清唱的，反正都是些走江湖賣藝的人們。

從正月初一開始，幾乎家家都在宴會，到處看到有人在試燈。而且今年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，各地前來臨安應試的舉子，都集中在這裏了。他們一方面準備著考試，一方面也不放過京城的熱鬧。

除了應該參觀的名勝，以及熱鬧的大街外，還有些個小吃，也是外路舉子不能不去的。譬如說，錢塘門外的宋五嫂魚羹、湧金門的灌肺，還有中瓦開的一家職家羊飯、五間樓的周五郎蜜餞等等，都是京都食府中出了名的風味。

西湖的春天更是迷人，由斷橋至蘇堤一帶，楊柳綠如煙，桃花更似一片紅霧，瀰漫了約有二十餘里。參加會試的人們三三五五的，徘徊在湖邊堤畔，徜徉於艷如西施的西湖風光中。大家都是年輕人，聚在一起飲酒賦詩，甚至高歌一曲。

到了上元節的晚上，「官家」開始放燈了。
從鳳凰山到西湖，滿山是燈火，滿湖是音樂，滿街坊是人，整個臨安城便沈醉在這歌舞光影之中。

文天祥和二弟季萬在客舍裏預備功課，父親革齋先生對他們說：「我們來到京裡已住了半個多月了，平常你們以功課為重，很少出去，今天吃過晚飯，咱們父子到孤山，也就是西湖的蘇堤一帶，散散步去吧！」

「是啊，西湖的夜景最美，我們今天就早一點吃飯，然後慢慢走過去。」季萬高興地說。

當月亮初升的時候，父子三人已經來到了蘇堤，他們談著蘇東坡的閒情逸事，以及有「梅妻鶴子」之稱的林和靖，吟哦著他們的詩句，不知不覺走過了岳飛的千秋廟。

文天祥停下脚步，想起了當前的國事，不禁嘆道：「大宋王朝被金人趕到大江之南，現在，金人又被蒙古所滅。徽、欽二宗被擄的靖康之恥，未及雪恥，汴梁舊京已落到蒙古人的手裏！」

父親接著說：「想當初，高宗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遷來這裏，並不打算久住的。」

「臨安僅是宋朝的行都，但是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由行都遷回舊京呢？」

面對滿湖月色，雖然燈光正好，父子三人卻沒有心情欣賞，只好慢慢地踱回客舍。

經過西冷橋，只見遊人們正玩得興高采烈，他們笑著鬧著，吃豐美的食物，喝甘甜的飲料。

季萬指著湖上說：「看看那來往的畫舫，好漂亮啊！還有臨湖而立的官邸，多氣派！」

父親點點頭說：「單看鳳凰山東面的宮殿，建築得十分簡陋，就可以知道天子的本意並不預備久住的。沒想到，一百年後，官家仍舊在那裏，而這一帶新建的官邸，却是非常豪華，看樣子，這些朝中高官是準備長住了！」

「一個名爲行都的京城，也不能講究這種體面呀！」季萬說。

「偏安一隅，勵精圖治都還來不及，那裏能顧到體面？」父親說，「如果你們兄弟倆要是有機會當官，可不要淨學他們，而忽略了國家的前途！」

第二天，是禮部衙門掛號的日子，凡是參加院試的人，都必須去禮部掛號，並且要檢驗是不是州里的貢士。

天祥、文璧是吉州來的貢士，他們在衙門裡驗過了本州發給的「解牒」以後，蓋了印，各領一份「卷號」就回來了。

走在路上，季萬興匆匆地說：「大哥，我們也買兩個試籃吧，還有，如果能自己買一套進場用的椅桌也不錯，我看好些公子哥兒，他們甚至先在貢院前包租個房子等候院試呢。我們也學他們的排場好不好？大哥。」

「二弟，光學那些排場有什麼用？只要我們有真才實學就够了。我看這些都不要買，寧可辛苦一點。」

「大概不需要很多錢。」季萬還是想要。

「你難道沒有注意到嗎？最近爸爸爲了省一點錢，連飯都捨不得吃飽。我看他老人家，大概是擔心我們考不中，怕回家的盤費不够用。」

「真的！」季萬馬上想起了似的，「我先前還以爲他老人家水土不服，吃不下東西呢！」

「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，爸爸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，怎麼能跟我們一樣？長途跋涉來到這裏，也真是拖累了他老人家！」

「嗯！自從三弟去了以後，他老人家就一直開朗不起來。對我們的照顧，更是無微不至，身體也不像從前那麼硬朗了！」

「季萬，我們一定得好好考，不要叫父親失望，雖然他老人家不會計較這些。」

「這還用說嗎？大哥，我是全力以赴，不會讓爸爸失望的。」

兩兄弟回到客舍，一聲不響，各自埋頭苦讀。

到院試的那一天，場面可真是既熱鬧又緊張，成千的青年貢士，都齊集在禮部，就像上戰場一樣，大家都拿出了平生所學，各顯身手。

天祥和文璧，一清早便携著試籃出去了。晚上回來便和父親一同聚在油燈下，討論今天的考試題目，以及所做的文章。

二月初一，禮部開榜，文家兄弟還來不及去看，就有一羣幫閒的，接二連三地跑到他們客舍來報喜。

原來，這天放榜，他們兩兄弟都考中了，革齋先生非常高興地說：「如今就等着最後一關了，皇帝親自複試你們這批新進士，在六百零一個人中，要考出一名狀元，也真不容易啊！」